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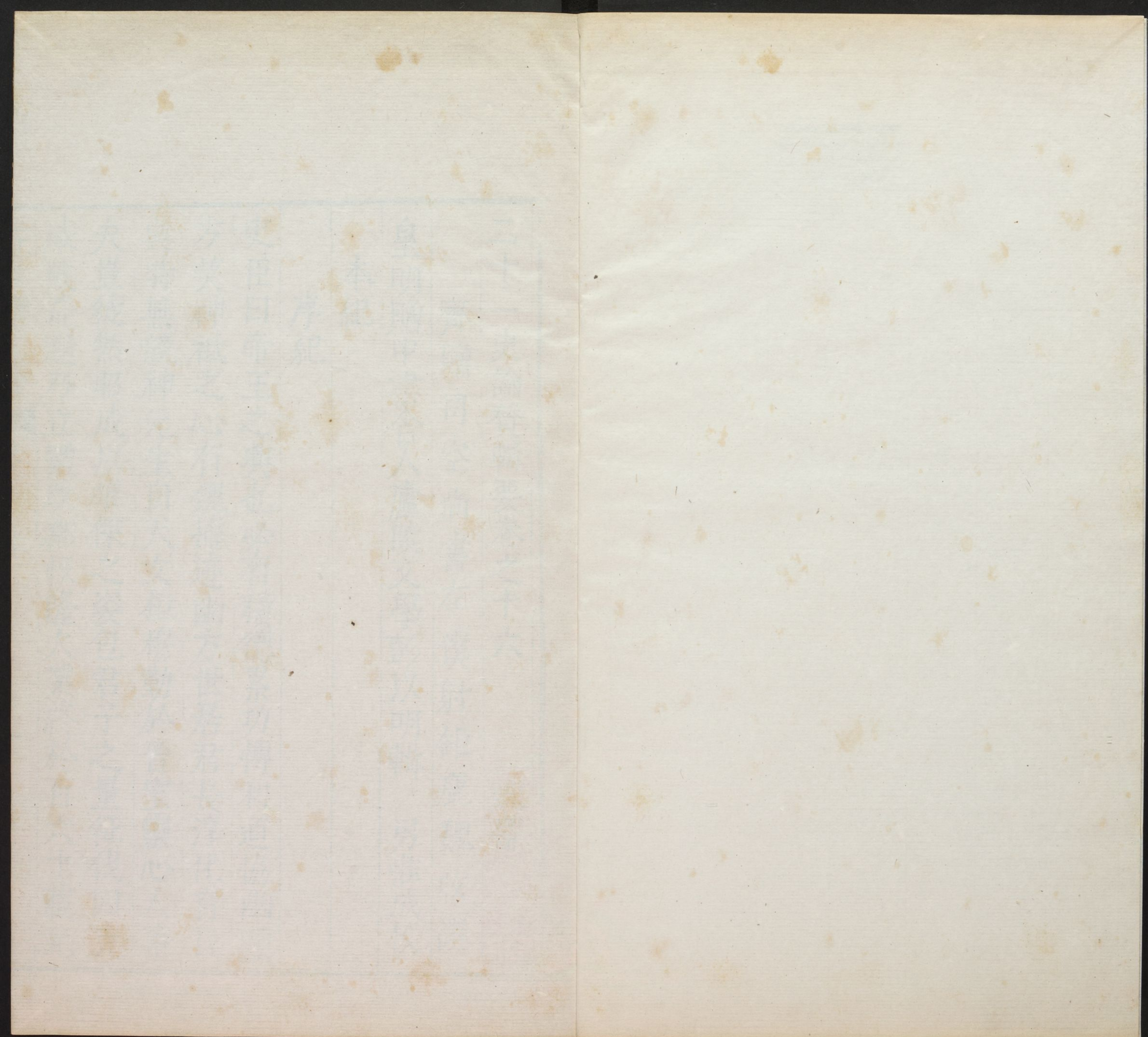
8

T2516/4226 B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6 1942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六

魏書大學漢和
國書館珍藏印

齊贈司空尚書左僕射鉅鹿魏收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序紀

史臣曰帝王之興也必有積德累功博利道協幽顯
方契神祇之心有魏掩迹幽方世居君長淳化育民
與時無競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靈心人事
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子之量征伐四克
威被荒遐乃立號改都恢隆大業終於百六十載光

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

太祖

史臣曰晉氏崩離戎羯乘釁僭偽紛紜豺狼競馳太祖顯晦安危之中屈伸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剪方難遂啟中原朝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栖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存長世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爲之嗚呼

太宗

史臣曰太祖英雄北驅朔漠末年內多釁隙明元抱

純孝之心逢梟獍之禍權以濟事危而獲安隆基固本內和外輯以德見宗良無愧也

世祖

史臣曰世祖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險夷掃統萬乎秦隴翦遼海盪河源南夷荷擔北蠕削跡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爲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駭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未乃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恭宗明德令聞夙世殂天其戾園之悼歟

高宗

史臣曰世祖經略四方內頗虛耗既而國釁時艱朝野楚楚高宗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爲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

顯祖

史臣曰聰獻夙成兼資能斷其顯祖之謂乎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懷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哉

高祖

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壤經世咸以威武爲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緒早著獻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至夫生民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捨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才大畧愛竒好士視下如傷役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世宗

史臣曰世宗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無爲
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
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傳歟

肅宗

史臣曰魏自宣武已後政綱不張肅宗冲齡統業靈
后婦人專制委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釁起四方禍
延畿甸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嗚呼

孝莊

史臣曰魏自孝昌之末天下淆然外侮內亂神器固
將無主莊帝潛思變化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
有四海猾逆旣翦權強擅命抑是兆謀運智之秋勞
謙夕惕之日也未聞長轡之策遽深負刺之恐謀謨
罕術授任乖方猜嫌行戮禍不旋踵嗚呼胡醜之爲
釁也豈周衰晉末而已哉至於高祖不祀武宣享廟
三后降鑒福祿固不永矣

三帝

史臣曰廣陵廢於前中興廢於後平陽猜惑自絕宗
廟普泰雅道居多末熙悖德爲甚是俱亡滅天下所
棄歟

列傳

皇后列傳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妾之定數焉魏晉相因時有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崇儉質妃嬙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爲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祖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

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太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皇后傳二

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葉靈后媯恣卒亡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鈞弋年稚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高祖終革其失良有以也

道武七主

史臣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知母忘父盖亦禽獸元紹其人比之不若乎陽平以下降年天促英才武畧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荷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位豈徒及也
義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景穆十二王中

史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諍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旣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蹇諤傲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雋則裂冠之徒歟

景穆十二王下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師之用有聲

於時熙畧兄弟早播民譽或才踈志大或器狹任廣
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
聲徽飾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
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
見稱太和美矣

獻文六王上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聞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
隆自猜謀亂趙郡愆於王度終謚曰靈廣陵夙稱明
察不幸中天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
叛蓋不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鵠鴿奢淫自喪雖禍由

間言亦自貽伊戚顛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
術其天將覆之

獻文六王下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爲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略自得
懷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
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
之矣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志嗚呼
周成漢昭亦未易遇也

衛操莫含劉庫仁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德未展操

自立功
名之地
失名字

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
庫仁兄弟忠以爲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
而並貽非命惜乎

燕鳳許謙張袞崔玄伯鄧淵

史臣曰爲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多聞
昭成致禮和隣存國賢之効歟許謙才術俱美馳騁
艱難之日觀幾獨勸事契冥符張袞以才策見知早
蒙恩遇時無寬政斯言貽咎玄伯世家雋偉仍屬權
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不亦宜乎寬模俱
能見幾而動道固窮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兼

筆禍非其罪悲哉

長孫肥尉古真

史臣曰長孫肥結髮內侍雄烈知名軍鋒所指罔不
奔散關張萬人之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隕先構
臨喪加禮抑有由哉尉真兄弟忠勇奮發義以忘生
眷威畧著時增隆家業青紫麾旄亦其宜矣

穆崇

史臣曰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節遂膺寵眷位極台
鼎至乃身豫逆謀卒蒙全護明主之於勞臣不亦厚
矣從享廟庭抑亦尚功之義觀少當公輔之任業器

其優乎顓壯烈顯達亮寬厚致位紹立虛簡之操弼
有風格之名世載不隕青紫兼列盛矣至於壽以貴
終罷止削廢人之無禮爲幸蓋多醜之子孫不乏名
位亦有人哉

和跋奚牧莫題庾業延賀狄于李粟劉潔古弼
張黎

史臣曰和跋奚牧莫題賀狄于李粟劉潔等並有忠
勤征伐之効任遇仍優俱至誅滅岳身犯危難之中
受事草創之際智勇旣申功名尤舉乃良將之材弼
謀軍輔國延略正情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兼方功
舊見重繼介之間一朝殞覆宥及十世乃徒言爾惜
乎

奚斤叔孫建

史臣曰奚斤世稱忠孝征伐有克平涼之役師殲身
虜雖敗峭之責已赦封尸之効靡立而恩禮隆渥沒
祀廟庭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伐治邊有術威震
夷楚俊委節太宗義彰顛察朱提之變有日磬之風
加以柔而有正見美朝野可謂世不乏賢矣

王建安同樓伏

連丘

堆娥清劉尼奚眷車伊洛宿

石等

史臣曰仁人之言必有博利參合之後威罰實行蓋
王建之罪歟安同異類之人智識入用任等時俊當
有由哉頡擒赫連昌摧義隆衆遂爲名將未易輕也
樓伏連丘堆娥清俱以壯勇征代四克刘屈忠國翼
主豈徒驍猛之用乎奚眷將略致位不能以功名自
終車伊洛自遠宅心異凡戎矣宿石等並忠勤勇略
有將帥之才自致青雲豈徒然也

于栗磾

史臣曰魏定中原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
下物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希矣拔任參內外以著

能名烈氣槩沉遠受任艱危之際有柱石之質殆禦
侮之臣忠以體朴見親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
已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其不誅滅抑天幸
也

高湖崔逞封懿

史臣曰高敬侯才鑒明遠見機而作身名俱劭世載
人英天所贊也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慮遠忽微
俱以爲禍願有茲休烈厥世不延封懿獲全爲幸回
乃克光家世不乏人矣

宋隱王憲屈遵張蒲谷渾公孫表張濟李先賈

葵薛提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優禮屈遵學藝知機垣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爲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始受授金之賞未陷財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三世賈彝早播時學秀則不畏疆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闖悲夫

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萬安國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成以誠至發衷

竭節危難苟非志烈過人亦何能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

崔浩

史臣曰崔浩才執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曰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旣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未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李順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夙重朝列而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盛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司馬休之等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槩器略最可稱乎其餘未足論也而以徃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

刁雍王慧龍韓延之表式

史臣曰刁雍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王慧龍拔難自歸頗歷夷險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實有令子克播家聲韓延之報書劉裕國體在焉表式贊禮崔浩時稱長者一時有稱信爲美哉

李寶

史臣曰李寶家難流離晚獲歸正大享名器世業不殞諸子承基俱有位望韶清身履度聲績洽美矣神儁才尚風流殆民望也貞粹之地君子或未許焉

陸侯

史臣曰陸侯威略智噐有過人者敬識幹明厲不替
家風麗忠國奉主爲時梁棟蹈忠履義制於一豎惜
哉獻秀以沈雅顯達而寡逆陷禍深山大澤實有龍
蛇希道風度有聲子彰令終之美也

源賀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而已其翼戴高宗庭抑
禪讓殆社稷之臣也懷幹略兼舉出內有聲繼迹賢
考不墜先業子雍効立夏方身亡冀野惜乎

薛辯冠讚酈軌韓秀堯暄

史臣曰薛辯冠讚歸身有道並以款效見嘉議敦煌

得馭遠之筭務武夫鄙詐貢牀飾寶棄而不御斯乃
人主之盛德堯暄聰察奉公以致名位禮加存歿有
餘榮矣

嚴稜毛脩之唐和劉休賓房法壽

史臣曰嚴稜夙款可嘉脩之晚有誠効唐和万里慕
義歸身著績休賓窮而委質法壽伯玉未能投命景
伯兄弟儒風雅業良可稱焉

羅結伊馘乙瓌和其奴苟頽薛野睹宇文福費
于孟威

史臣曰羅結枝附葉從當舊之眷子孫顯祿俱至公

王伊馥以勇力見擢而能贊伐姑臧之策請參中祕之官世祖嘉之於前良有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貞正苟頽之剛直虎子之威疆宇文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未路一言禍被簪帶校之文和異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勤可錄矣

韋閔杜銓裴駿辛紹先柳崇

史臣曰韋杜舊族門風名亦不殞裴辛柳氏素業有資噐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竇瑾許彥李訢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爲治蹉跌之間便至夷滅竇瑾李訢噐職旣美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夙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悲夫宗之不全自貽伊戚矣

盧玄

史臣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淵之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餘烈所被弗及盈乎

高允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詰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已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脩之義也

李靈崔鑒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雅之烈應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

尉元慕容白曜

史臣曰魏之諸將軍立方固之功尉元以寬雅之風受將師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剋彭城猶拾遺擒將馘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垂欣慰其勞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讒勤未聞於斯日也

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勅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幸蹙勝之名豈同年而語也

趙逸胡方回等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李孝伯李冲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膺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

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游雅高閭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見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游明根劉芳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

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旣聿脩克隆堂構
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臣年亢節亞權之日
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
博通洽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
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鄭義崔辯

史臣曰鄭義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
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
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
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

世恨之模雄壯之列措忠貞之操後身成義臨難如
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高祐崔挺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
隕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
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
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楊播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
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

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万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劉昶蕭寶寅蕭正表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寶寅亡破之餘並潛骸窟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阨踈喪其家業寶寅背恩忘義梟獍其心此亦戎夷影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云

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讐賊寵祿頓臻顛沛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享名族亦以優哉

韓麒麟程駿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宗文學立已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薛安都畢衆敬沈文秀張讜田益宗孟表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真度一謀見賞明主衆敬

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
有死節之氣非但身蒙嘉禮乃至子免刑戮在我欲
其罵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謏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
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
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李彪高道悅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夙成見擢太
和之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爲良史逮
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
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匡直之風見憚於
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王肅宋弁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也王
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榮任
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殞光風宋弁以才
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
徒羊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郭祚張彞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
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彝風力蹇蹇

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猶任並魏氏器能之臣
乎遭隋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刑巒李平

史臣曰刑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
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
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李崇崔亮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
朝野美矣崔亮旣明達後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
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所苟而已其若是

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崔光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博許
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不出宮
省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
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
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

甄琛高聰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
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

危覆之轍惜乎

崔休裴延儁表翻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劉藻傳未傳豎眼李神

史臣曰劉藻傳未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之淳于誕李苗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盍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鵠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噐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行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歿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陽尼賈思伯李叔虎路恃慶房亮曹世表潘求基朱元旭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曹世表潘朂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享名器各有由也

爾朱榮

史臣曰爾朱榮綠將帥之列籍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頽拯敝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

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貨咸梟馬市此諸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尅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未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爾朱兆爾朱彥伯爾朱度律爾朱天光

史臣曰爾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鎮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奕棊慶賞威刑咸出於已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惟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勅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盧同張烈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宋翻辛雄羊深楊幾高崇

史臣曰宋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爲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敏節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於顛覆惜乎

孫紹張普惠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

普惠明達典故疆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成淹等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朱瑞叱列延慶斛斯椿賈顯度樊子鵠賀拔勝侯莫陳悅侯淵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爲心讒惑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于鵠迷機寡美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劔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綦儁山偉劉仁之宇文忠之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李琰之祖瑩常景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瑩爲邦彥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藁可稱

尚哉

外戚傳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斃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儒林傳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

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文苑傳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虵可握天網俱頓並編緗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孝感傳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

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溫床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孝感傳二

史臣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如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籍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致毀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節義傳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良吏傳

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

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
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
遂徃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澆然其於
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
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酷吏傳

淳風旣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爲吏罕仁
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爲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
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爲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
史

酷吏傳二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
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
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
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
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值隕異途皆斃各其
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逸士傳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

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哇夸輩忘懷纓冕
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
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於此哉

術藝傳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
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
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
巧所失也深故住哲輕其藝矣能通方術而不詭於
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
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

皆術藝之士也觀其呂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
近知鬼神之情狀周澹李脩徐審王顯崔彧方藥特
妙各一時之美也蔣少游以剗廁見知沒其學思藝
成爲下其近是乎

烈女傳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紉組紃酒漿醢醢而已至如嫫
訓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三邦殆非匹婦之
謂也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
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
今書魏世可知者爲列女傳

恩倖傳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睐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子其次舐痔嘗癰況乃散金秦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二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命顧指如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母呂雉穢兩國也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雅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

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潛濟罕方六合淆然至於隕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誠其朋詩人是爲疾群小也太宗時王車之徒雖云幸念皆宣力夷險誠效兼存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坐擅威刑勢傾都鄙得之非道君子所以賤之書其變態備禍福之由焉

閹官傳

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錄

其尤顯焉

僭偽傳

自二百許年僭盜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猶衆星環於斗極百川之赴溟海今總其僭偽列於國籍俾後之好事知僭盜之終始焉

劉淵等

史臣曰夷狄不恭作害中國帝王之世未曾無也劉淵等假竊名目狼戾爲梗汙辱神器毒螫黎元喪亂鴻多一至於此怨積禍盈旋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司馬叡寶李雄

史臣曰司馬叡之竄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踟天躋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

桓玄等

史臣曰桓玄侏張馮劉乃厥疑窮凶極迷爲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蕭道成蕭衍

史臣曰二蕭競塗泥之中同蝸角之戰或年纔三紀或身不獲終而偷名江徼自擬王者考之遂古所未

前聞昔句踐致貢而延世夫差爭長而後死而寇方之吳越不乃劣乎

張寔等

史臣曰周德之衰七雄競時咸分割神州睥睨尊極至是張寔等介在人外地實戎墟大爭鴟張潛懷不遜其不知量固爲甚矣蛇虺相噬終爲擒滅宜哉

高句麗等國

史臣曰夷狄之於中國羈縻而已高麗歲修貢職東藩之冠榮哀之禮致自天朝亦爲優矣其他碌碌咸知款貢豈牛馬內向東風入律者也

諸蠻夷

史臣曰氏羌蠻獠風俗各異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然而外寧必有內憂覽之者不可不誠慎也

西域

史臣曰西域雖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來深得羈縻勿絕之道耳

匈奴

史臣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求沙漠之陲窺擾鄣塞之際

猶皆東胡之餘緒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爲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曜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而然也

志

天象志

夫在天成象聖人是觀日月五星象之著者變當外度徵咎隨焉然則明晦暈蝕疾餘犯守飛流欬起彗

孛不恒或皇靈降臨示譴以戒下或王化有虧感達於天踞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故有國有家者之所祇畏也百王興廢之驗萬國禍福之未兆動雖微罔不必至著於前載不可得而備舉也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爲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今以在天諸異咸入天象其應徵符合隨而條載無所顯驗則闕之云

地形志

自劉淵石勒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隨所跨
擯長更相侵食彼此不恒犬牙未足論繡錯
莫能比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夷翦逋僞一國一家遺
之度外吳蜀而已正光已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
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甚恒代而
北盡爲丘墟峭潼已西煙火斷絕齊方全趙死如亂
麻於是生民耗減且將大半永安末年胡賊入洛官
司文簿散棄者多往時編戶全無追訪今錄武定之
世以爲志焉州郡剗改隨而注之不知則闕內史及
相仍代相沿魏自明莊寇難紛糾攻伐旣廣啓士逾

衆王公錫杜一地累封不可備舉故總以爲郡其淪
陷諸州戶據永熙綰籍無者不錄焉

律曆志

魏氏平諸僭僞頗獲古樂高祖慮其未爽太和中詔
中書監高閭脩正音律久未能定閭出爲相州刺史
十八年間表曰書稱同律度量衡論云謹權量審法
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務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
以律爲首豈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氣故也孔子
曰移風易俗莫尚於樂然則樂之所感其致遠矣今
調音制樂非律無以克和然則律者樂之本也臣前

被敕理樂與皇宗博士孫惠蔚太樂祭酒公孫崇等
考周官國語及後漢律歷志案京房法作準以定律
吹律以調絲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別事以粗舉書
既三奏備在前文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頹恐一朝先
犬馬竟無絲髮之益使律法長絕遺恨沒世是以悽
悽惻惻不敢忘息近在鄴見崇臣先以其聰敏精勤
有挈瓶之智雖非經國之才頗長推考之術故臣舉
以教樂令依臣先共所論樂事自作鍾磬志議二卷
器為備可謂世不乏賢今崇徒教樂童書學而已
不恭樂事臣恐音律一曠精賞實難習業差怠轉乖

本意今請使崇參知律呂鍾磬之事觸類而長之成
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後漢律曆志陛下親
覽以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韓顯宗博聞彊識
頗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令時往參知臣雖在外官
竊慕古人舉善之義愚意所及不能自己雖則越分
志在補益願不以言廢人詔許之景明四年并州獲
古銅權詔付崇以為鍾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
以一黍之長累為寸法尋大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
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
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

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奏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修金石迄武定末未有諸律者

禮志

夫在天莫明於日月在人莫明於禮儀先王以安上治民用成風化苟或失之斯亡云及聖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而淳澆世殊質文異設損益相仍隨時作範秦滅儒經漢承其弊三代之禮蓋如綫焉劉氏中興頗率周

典魏晉之世抑有可知自永嘉擾攘神州蕪穢禮壞樂崩人神殲殄太祖南定燕趙日不暇給仍世征伐務恢疆宇雖馬上治之未遑制作至於經國軌儀互舉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兼闕遺高祖稽古率由舊則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朝章國範煥乎復振早年慝世獻慮未從不爾劉馬之迹夫何足數世宗優遊在上致意玄門儒業文風顧有未洽墜禮渝聲因之而往肅宗已降魏道衰羸太和之風仍世凋落以至於海內傾圯綱紀泯然嗚呼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臣撤器降人折謀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庸可而須臾

忽也初自皇始迄於武定朝廷典禮之迹故總而錄之

樂志

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末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爲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符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爲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

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旣初撥亂未遑勅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食貨志

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斃於飢饉其幸而自存者蓋十五焉

刑罰志

晉室喪亂中原蕩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屬崩散之後典刑泯棄禮俗澆薄自太祖撥亂蕩滌華夏至于太和然後吏清政平斷獄省簡所謂百年而後勝殘去

殺故權舉行事以著于篇

靈徵志

帝王者配德天地協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閔幽顯是以克躬修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怠也化之所感其徵必至善惡之來報應如響斯蓋神祇眷顧告示禍福人主所以仰瞻俯察戒德慎行弭譴咎致休禎圓首之顛咸納於仁壽然則治世之符亂邦之孽隨方而作厥迹不同耿自百王不可得而勝數矣今錄皇始之後災祥小大總爲靈徵志

官氏志

魏氏世君玄朔遠統

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

好南夏頗亦改勅昭成之卽王位已命燕鳳爲右長史許謙爲郎中令矣餘官雜號多同於晉朝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幹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捨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會庶長分爲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之時帝弟觚監北部子寔君監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登國元年因而不

改南北猶置夫人對治二部是年置都統長又置幢
將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玉宮幢
將負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
散已上皆統之外朝大人無常負主受詔命外使出
入禁中國有大喪大禮皆與參知隨所典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六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十七

北齊書



隋太子通事舍人安平李百藥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神武文襄文宣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
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
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玄
運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
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和殘暴近世未有饗

國弗永實由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廢帝孝昭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求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太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

咎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精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寔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存於斯欲帝大之天不許也

武成後主幼主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竿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虐飭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纏祿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鞫紲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

惡若崩蓋言其易武乎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狀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列傳

宗室諸王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劔覆敗有徵若使蘭

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太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二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琊雖無師傳之資而早聞氣

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趙郡王琛清河王岳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污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邦以跼萼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

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
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
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
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在辰易
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段榮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
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闔外或任以
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多警爲有齊上
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逾實不以威權御

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
謂道此其效歟

斛律金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
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其盈滿之
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雖爲威權之重蓋
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之姿戰術兵權
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閔河分隔年將四
紀以高祖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
挫兵鋒而大寧以還東隣侵弱閔西前收巴蜀又殄

江陵叶建瓴之用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誓衆
式遏邊鄙戰前無完陣攻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則罕有全城
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
難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
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
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強鄰報
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爲深戒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

史臣曰高祖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治兵訓旅
遙制朝權京臺機務寄深遠孫騰等俱不能清貞

守道以治亂爲懷厚歛貨財填彼浹浹壑昔蕭何之鎮
關中苟或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世宗入輔責
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馱豈易
間焉孫騰牽裾之誠有足稱美隆之勞其志力經始
鄴京又並是潛德寮案早申任遇崇其名器未失朝
序子如徒以少材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
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猶子之愛訓以義方膺之風
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也

賀拔允蔡雋韓賢尉長命王懷劉貴任延敬莫
多婁貧文高市貴庫狄迴洛庫狄盛薛孤延張

保洛侯莫陳相

史臣曰高祖世居雲代以英雄見知後遇爾朱武功漸振鄉邑故人彌相推重賀拔允以昆季乖離處猜嫌之地初以舊望矜護而竟不獲令終比於吳蜀之安瑾亮方知器識之淺深也劉貴雋有先之明霸業始基義深匡贊配饗清廟豈徒然哉韓賢等及聞義舉競趨戎行憑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公侯固其宜矣

張瓊斛律羨舉堯雄宋顯王則慕容紹宗薛循義叱利平步大汗薩慕容儼

史臣曰高祖霸業始基招集英勇張瓊等雖職非先覺而運屬時來驅馳戎旅日不暇給義宣禦侮契協宏圖臨敵制勝有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推昔事爾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末命緒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涸水徃若摧枯筭盡數竒逢斯厄運悲夫高乾封隆之

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致勤王之舉以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旣尅本藩成其讓德異夫韓馥懾袁紹之威然力謝時雄才非

命世是以奉迎麾旆用叶本圖高祖因之遂成霸業
重以昂之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電擊然則
齊氏元功一門而已但以非穎川元從異豐沛故人
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
莫過於此子繪才幹可稱克荷堂構奕世載德斯爲
美焉

李元忠盧文偉李義深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教義人倫之譽未以縱
橫許之屬莊帝幽崩群胡矯擅士之有志力者皆望
勤王之師及高祖東轅事與心會一遇雄姿遂歷肝

膽以石投水豈徒然哉既享功名終知止足進退之
道有可觀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聞關夷險之
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爲佐命之一詢祖
詞情豔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
莫不畏其舌端任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
通塞未可量焉

魏蘭根崔陵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爲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
見重當世並功叅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
蓋義旗之人物歟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狠雖

有周公之美猶以爲累德况未足喻其高下也瞻詞
韻溫雅風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孫奉陳元康杜弼

史臣曰孫奉便藩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
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
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
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
智能才幹委質霸朝綢繆惟幄任寄爲重及難無苟
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竒才冠
絕夷等弑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

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爲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
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
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
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張纂張亮張燿趙起徐遠王峻王絃

史臣曰張纂等竝趨事霸朝申其功用皆有齊之良
臣也伯德之慟哭伏屍靈先之拒關駐蹕有古人風
焉

元坦元斌元孝友元暉業元弼元韶

贊曰元氏蕃熾憑茲慶靈道隨終運命偶淫刑

暴顯皮景和鮮于世榮綦連猛元景安獨孤求
業傳伏高保寧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夷險迄
於未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傳伏之
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可貴乎

陽斐盧潛崔劼盧叔武陽休之袁聿修

史臣曰崔彥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
謀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爲時宗袁尚書清
明在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並朝之良也有齊
季世權歸佞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

裂冠毀冕安可道哉

李稚廉封述許惇羊烈源彪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聚
積財賄敝於鄙吝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以附會見
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爲俱美士人君子可不慎與

儒林

贊曰大道旣隱名教是遵以斯建國以此立身帝圖
雜霸儒風未純何以不墜弘之在人

文苑傳

贊曰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寧資刊勒乃眷

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循吏傳

高祖撥亂反正以卹隱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
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
暗於前言徃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狀淫虐
不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太寧
以後風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
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
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皆卓爾不群斯
固彌可嘉也今掇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酷吏傳

自魏途不競網漏寰區高祖懲其寬怠頗亦威嚴馭
物使內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卽珎等以存酷吏懲
示勸勵云

外戚傳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
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
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
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方技傳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黃帝岐伯說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竝錄之以備方伎云

恩倖傳

甚哉齊末之孽幸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刃居台鼎之位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闔宦倉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北

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仔軸之資剝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免夫被髮左衽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爲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尤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聞而不書仍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

貴幸今亦出焉

恩倖傳二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